

妄

妄

錄

妄妄錄卷九

目錄

翠娘

鵞眼錢

意外笑語

貪錢鬼

頌廣文對

紙幡

木皂隸

古塚清謳

老人化金

侍御謫諷

羅某

現在地獄

牛班頭

空中讚歎

詩鬼愛窮

僵尸

鴉片鬼

養瞽院

鬼客人

飲恨鬼

溺器上觀書削祿

鬼見怕

鄭子由

陰惡墮犬

妄妄錄卷九

吳縣蕉圃朱海著

翠娘

龐氏表妹婿潘雪香

元煒

自蘇之官於閩夜

宿黃田驛舍忽聽舍後有囁囁兒女聲異之  
傾耳壁次聞一秦音老青衣語頗重曰翠娘  
記得阿郎新贅時方抱花斑狸奴耍遊碧桃  
樹下狸奴突撲雙飛蝴蝶躍湖山石上翠娘

令老身登石去捉阿郎躲迴廊竹深處偷看  
悄向背後摘青梅子打來狸奴驚跳我便失  
足墜損左肋至今天欲陰輒患腰疼今又發  
矣看月亦生闌明日必雨答者聲細不辯又  
曰爾時阿郎買參茸膏與老身貼斜腰着俊  
眼嘻嘻的調風情使老身着惱又忍笑不止  
今日阿郎官高金釵十二怕不復憶翠娘那  
裏更想雞皮媼遂共吁歎旋聞女子嗚嗚哀

泣小婢撲流螢叫咲嘈嘈切切間女子大聲  
訝曰妮子驀地來直得嚇散魂耶一笑答曰  
早是小鬼頭兒春心動怕我背後聽老婆子  
想阿郎調情心熱快安排角先生去謔甚浪  
聲雜譁笑不可復聽而鳴泣聲甚哀衆復各  
嗟良久又聞吟詩聲含酸和淚幽咽斷腸不  
甚了了僅記一詩曰脉脉幽思不記年但愁  
花放還花落羅裙空綉並頭蓮到底成灰不



曾著迨半夜聲始寂明日果雨不能啓行偵  
視舍後則碧鮮滿墻黃葉委地客歲雪香旼  
戍烏魯木齊余候送于錢唐翦燈話舊偶談  
及此

驚眼錢

周志冲

峻

館設於吳趨素氏如廁忽見一鬼

長不滿二尺面如覆釜帚眉鈴眼遽條而前  
兩額高厚堆積俗塵拾磚片擊之中於頰磚

磚作破革聲嗣後時常見鬼在厠周笑曰此  
間汗穢滿地有何佳處而爲樂土耶想海上  
有逐臭夫君其是耳溺其頂亦不動殆返書  
室未久鬼卽雙手持戈跳舞而至身披錦繡  
頭戴雉毛紫金冠軀亦驟長五六尺面大於  
車輪急拔佩刀砍之錚然倒地乃一鶩眼錢  
周取起貫以索曰噫么麼小錢乞兒所不取  
亦裝此大面孔命僮棄之市上

窗外笑語

吳人雷集成副車

如蘭

平生不嫌阿坦坦白

白每自詡無事不可質鬼神一日與客談次

又自矜誇窗外忽有笑語曰世途齷齪如公

亦難得但以魯酒餉客以天香玉露

吳下美酒名

留供床頭人夜飲此事便難見我酒鬼走視之無一人似此小節私心乃爲鬼所揶揄若薄父母而厚妻妾諒鬼神自必殛之耳

貪錢鬼

上元燈市往往有作燈謎召人猜打猜得酬  
之以物吳錦濤不善作謎而選事每倩同人  
著謎粘貼燈下余爲作數十謎又戲以陽物  
作謎曰全無骨格足超塵肉眼何曾識好人  
憑尔自饒鑽刺力祇堪汗下與相親搖搖擺  
擺逞風流皮相原非冠帶儔軒舉人前終彌  
薄霎時喪氣便低頭花間草畔極歡娛請問

先生

卷八

四

懂得無若是不知真可笑勸君收拾後庭無  
註物一猜得送錢百文一日銷壽來曰吳哉  
夜來明明見鬼燈下多人看謎猜想有一胖  
漢先歷觀所送財物厚薄見陽物謎註送百  
錢大笑曰有錢當猜之沉思半晌謂是錢也  
卽索酬吾恐衆怪惡謔乃僞然之以錢相送  
彼伸手接取錢與手俱墮地錢旣四散胖漢  
亦滅跡似此人烟稠集鬼淆其中無慧眼哉

之安免受鬼之侮弄乎余笑曰由此可以辨人鬼矣屢不知而但貪錢是鬼也

頌廣文對

家憲南

朝珠

選六合縣教諭一日方抽豪舖

紙將書春聯於署齋忽有一人從階下啓白曰歲盡矣椒盤之獻小子無所餽有一對爲頌耀武揚威隔窗把門斗一指窮奢極欲連盤秤豆腐半觔訶之大笑而去未出戶卽不

見因慙然曰廣文先生蘊欲冷何怪鬼揶揄  
耶由是江浙間多有傳誦前對以謔學師者

紙幡

吳人金鑑公

秉銓

從杭之塘棲歸榜人艤岸

造飢見一叟形神沮喪蹢躅而行力甚不支  
憐之呼與共載見其氣喘聲嘶亦不與語過  
十餘里辭謝登岸遺一小黑布囊於舫次舟  
子匿之鑑公不許亟呼其返而叟去數步卽

不見啓囊共視乃白紙旛七面遂棄於河至  
半夜舟子起溺失足墮水衆共救起已死

### 木皂隸

昔賢良陸公諱稼書設木皂隸催科李照齋  
大牧逢春宰吳時沿其法刻木爲隸腰間懸

小牌書已故皂役名鄉民畏鬼神一木隸到  
鄉輸納恐後不勞鞭撻科賦及時木漬鎮有  
陳連王者入城納課見而誹笑之歸家其僕



忽癲癇若狂謂主人曰曷不完糧累我曹敢  
撲數十里來腹餒甚先備酒飯飼我陳怒曰  
糧賦頃已完不負絲毫顆粒狗奴真病在耶  
僕曰奉牌在前完納在後來差不悞誰爲爾  
狗奴洵洵作氣敢毆差拒捕耶自礮碎身上  
衣扭陳作出戶狀家人惶懼亟焚冥鏹以祭  
之僕卽暈地良久而蘇陳欲訴宰恐撓催科  
良法而止噫嘻役之婪索不遂輒自毀信牌

勾通作作捏報傷痕煅煉毆差拒捕官不深  
察民不白冤數畝之田鮮不飽其貪橐鬼矣  
不悛故惡有如此

古塚清謳

元和沈序東

唐

夜泊舟於埜岸乘興步月忽

聞清歌曰春三四月蚕事忙姊姊妹妹共採  
桑共採桑揜羅袖扳條拂葉摘滿筐歡歡笑  
笑口語香惱煞道旁遊冶郎輕敲金鞦勒綵

韞斜暖俊眼綰綠楊口中不言心已在恨不  
得巫山神女下高唐那知我小羅敷不上你  
的風流當鶯聲嘒嘒蕩魂消魂跡其餘音乃  
在古塚歌有三三闕多闕文此採桑曲末句  
得風人旨余故畧爲貫串以記之

老人化金

某甲富室子月夜醉歸遺金巷隅抵家憶及  
依路往尋得金道上有有一丐訝曰明有一

老人臥地如何爾來老人化金甲訊老人狀  
宛似故父自謂祖宗庇護幸免失金吁甲故  
富室子守財虜豈非乃翁耶

侍御誦諷

許穆堂侍御

寶善

嘗謂余某令爲政食黷民

怨沸騰旣罷官去之日涼涼踴踴衿耆吏役  
賓朋皆無一人唱渭城者方自沮愧忽有一  
民執手版跪送河干因喜而勞之其人曰小

人受恩深重萬劫難忘業已沈淪第十八層地獄賴明府下車後日夜爬羅層層剔括由漸穿及第十八阿鼻乍得脫逃人世若前官僅將陽間地土刮削小人安有今日訝其爲鬼歡躍而滅時又遍語座客曰君輩爲政自必愛民如子執法如山但不可下一轉語曰愛民如子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共爲子職而已矣執法如山寶藏興焉貨財殫焉是豈山

之性也哉勉爲善政諠譟中示勸懲不少

羅某

羅某有子五六歲從乳媼過河干爲狗所駭  
誤墮於河媼慌窘呼救有甲見而惻然遂投  
河內汨沒水底救起幸無恙而甲以是中寒  
不久死甲鰥而無子親族爲殮媼往痛哭如  
喪所天羅某富而鄙不以爲德以兒失一帽  
上綴銀羅漢值微貲疑甲竊去晨夕詈媼及

於甲一日忽囑語曰我一時惻隱捨命救爾  
子轉以我爲盜耶我雖家無儋石儲不若爾  
富翁視一錢如車輪餽一銀羅漢老婆舌頭  
便舐人口中去呵呵拍笑蕩無羞恥逾時始  
甦有問羅漢係何人餽慚沮不語

現在地獄

潘樾池 奕正 言茂苑某甲私隣人婦隣病將  
死姦情敗露隣甚恨之及隣死甲方端端忽

見二鬼卒持檄勾攝茫茫隨去抵一公廨有王者方升堂聽訟先見其戚某不知爲何事牛頭鬼押出謂赴惡狗村受無量怖苦去繼而卽召甲與隣相質姦私王者稽甲祿壽未絕命判註籍填報於甲妻仍仰丹徒縣杖甲四十鬼卒卽押甲返並未杖也甲抵家恍同夢醒因念丹徒距家數百里非其子民諒無由被杖不以爲介一夜天甚溽暑甲乃散髮



裸程除褲穿細葛裙納涼門外方於墻隅洩  
溺適丹徒令已調署吳邑甲不知也路過突  
見甲不遑避令大怒喝役杖於道中而其戚  
某牛頭鬼所押赴惡狗村者死已月餘暴棺  
郊外棺薄屍臭爲野狗撞破棺板啣嚼骨肉  
狼籍滿地乃知幽冥地獄卽在人間想姦私  
填報其妻應更不爽

牛班頭

王方伯

兆棠

有長隨曰華元籍隸分宜攜有

相府太僕像晨夕拜祝云卽奸相嚴嵩家人  
牛信蓋江西人之爲長隨者皆祝之如百工  
伎藝中若木匠祀公輸子藥肆祀神農之類  
以其始作之人敬祀耳適余僕方城投書方  
伯見而訾之曰彼主人嚴嵩已在卑田院牛  
班頭尙有何勢力亦值拜之便在卑田院唱  
蓮花落者亦當祀鄭元和覺風雅且不祀嚴

奸相抑奸相勢敗牛班頭恐亦作餒鬼安得  
福庇吾輩耶是夜方城宿船內見一羅帽皂  
靴穿黑直身者從兩小廝破艙而進大聲曰  
爾主人有何勢敢侮我牛大爺揭被揪毆方  
城遂與閤門榜人驚起來視忽不見頃卽寒  
熱交作病憊良苦知是牛信祟大懼焚紙錢  
祝獻復見前鬼笑謝曰勿怪唐突不打不成  
相識歸來病未全愈稟白於余因笑曰爾亟

去事勢要之賢主母累鬼亦相欺也遂致書  
方伯索華元所祀牛信像以刀割成縷火之  
廳其灰於溷經宿後溷中蛆忽多想卽牛班  
頭化此千萬億身耳

空中讚歎

先大父仁元公初宰吉水鞠一獄甲被殺於  
野有其從弟稱殺日午後還甲錘十兩手持  
出戶見乙撞遇同行爲証指乙圖財謀殺乙

堅供雖遇持鎗卽分袂久不決獨坐燈下翻閱供案忽憶屍褲反穿乃自語曰褲反穿恐有殺姦情也聞背後有人讚歎曰頗細心頗明白回顧無影但覺寒氣噉噉次日覆鞠乙殺姦乙夫妻俱不承遍訊屍所近隣知甲嘗至丙家時丙遠遁勾其妻至艷而少卽先虛詰甲有寄鎗事諭令繳鎗亦不必追攝丙至案丙妻繳出鎗甲之從弟標記猶在遂得丙

捉姦追殺狀獄定冤明

詩鬼愛窮

沈潤菴霽華亭人其季父觀察温州遂從至  
浙江後官罷潤菴依人餬口爲郡縣書記性  
迂傲駭譴動與世相柄鑿飄泊杭州寄寓吳  
山之麓葛仙翁祠宇蕭然旅館衣敝履穿舊  
交漸次疎淡春時花麗鶯嬌裊屐少年油壁  
香車金鞭玉勒雜沙山上下潤菴則盡日垂

慙枯坐如新昏女郎羞見人面恒反局其戶  
卽知交相訪往往僞辭他出一日絕糧咏詩  
曰旁午寒厨突不烟傷哉貧也影蕭然可堪  
曼倩句三食底事何曾日萬錢道路嗟來寧  
不顧於陵井李漫垂涎才名畫餅終無益枉  
說書生有硯田突有一人踱索而前曰尼父  
絕糧仲夫子亦且慍見尙有心情吟咏耶潤  
菴曰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憂而不改其樂

阨窮悼歎已甚愧之訊其邦族答曰言之恐  
駭聽聞僕實鬼也姓張氏名倬茂苑人客死  
於此恥富愛窮性情孤傲一生偃蹇沮志黃  
泉重足下意氣相孚同癖吟咏倘不嫌異物  
無妨惟我與爾相周旋也潤菴負胆不畏正  
苦無聊遂訂詩友自此每夕必至倡和頗多  
恒謂潤菴窮字中埋沒多少英雄亦成全多  
少令德袁安僵臥山中終勝石季倫身首異



處余時舟覆洙涇行裝罄盡僅存一身手口  
卒瘡流離萬狀亦羈跡武林與潤葦復聯舊  
雨聞其得鬼友適作寓齋雜感二十律浼其  
以詩爲介潤葦爲之轉辭曰詩意壯心未已  
雖處阨窮終是熱中之客彼僕僕風塵栖栖  
宦海者我必遊於三舍拒不見悲夫窮途潦  
倒世旣與我相遺詩鬼愛窮復以熱中見拒  
茫茫宇宙何處求投分之友耶附錄前詩於

左其有濩落如我者請作羽聲和之

咄咄書空倍愴情可憐重是丈夫名十  
年遊俠黃金盡午夜悲歌白髮生銖冶  
何當鑄錯字酒兵無力破愁城長卿豈  
是長貧賤千古交君獨眼明

塵緣潦倒太淒其半載流離強自支豈  
是平胸多硯礪祇因滿肚不時宜送人  
作郡朋相笑假貸爲生僕詫奇蓬轉萍

留成底事髮間贏得數莖絲

饑來驅我待何如搔首頻頻問太虛自

有蘭盟點鬼簿

徐芝庵待詔沈芷生進上汪石瓢孝廉熊芝岡

司馬近來相繼逝者十餘人矣

豈無袖刺絕交書遣愁

瞋睡雖成慣學佛嗔痴未稍除昨遇王  
郎歌斫地歸來拔劍倍躊躇

一從蕭索便郎當雪月風花總斷腸夢  
裡見人還痛哭人前說夢亦淒涼真堪

俠舉袁公劍羞遇奇緣韓壽香聞道今  
朝春又半清明有客正思鄉

飄蓬空自試彈冠此日誰憐范叔寒破  
衲漸教雙肘露空囊只剩一文看臣飢  
欲死還爲客我舌猶存未得官便刮龍  
鱗拔虎尾也應不似食貧難

傷哉貧也欲何之盡日臨風有所思待  
破窮愁強飲酒怕違時俗戒題詩牧猪

屠狗英雄賤擊瑟吹竽壯士悲何事次  
寥寬宇宙不容儂立一錐兒

屈指辭家已六年故園咫尺渺天邊無  
聊心事占燈蕊貧鬼生涯縛草船僕本  
恨人應有恨誰爲仙吏得如仙五陵裘  
馬今陳迹愁絕春寒欲折綿

斜月娟娟窺牖虛可憐寂寞子雲居頭  
顱老大悲爲客囊橐蕭條悔讀書恨事

夢中猶解哭愁緣醉後未能除幾回換  
剎摩挲問若個知心足起予

沙蟲野馬滿風前腸斷登樓王仲宣但  
遇多情如見佛若能不俗勝成仙用當  
知己奚辭死境到無聊恥受憐昨夜聞  
雞三起舞幾時着得祖生鞭

破浪乘風願已違學書學剎計全非草  
荒三徑妻孥怨酒乏簞瓢賓客稀憐我

漫郎偏困厄羨他雛燕會高飛殘棋一局難收拾往事驚心悵夕暉

琴劍飄零強自存悲歌無那哭聲吞春愁黯黯湖山合世事悠悠雲雨翻豈是酬恩无國士誰憐乞食有王孫從來虎鼠尋常事呼馬呼牛何足論

招望家園遠近村杏花楊柳殼消魂未緣禁火厨先冷不到衰年眼已昏閣閣

埜蛙驚入室，信信隣犬厭。開門埋憂天，  
上應無計且著奇書記淚痕。

盡日長歌復短吟，春寒刺刺厭春陰。  
一錢欲喪凌雲氣，百折難迴伏櫪心。  
貰酒人嗤斟玉斚，絕糧僕勸賣瑤琴。  
臣之壯也，慚牛後隱，几思量淚滿襟。

無復長安車馬喧，途窮誰更問寒暄。  
衆生佛度應虛語，神鬼錢通是至言。  
俗瘴



竟容狐假虎

聖明未許鶴乘軒  
早知小草心情悞  
悔不耘田與灌園

年年踪跡溷風塵  
不日堅乎磨不磷  
八字每慚雌甲子  
三尸時欲鬥庚申  
高談捫虱人私笑  
彈鋏思魚客正貧  
縱有酒澆趙州土  
不堪重問武陵津

每逢佳節暗相驚  
河草青青舊夢繁  
洗

釜待炊愁晌午移床避漏坐深更倦遊  
卻憶家園好結客偏奇蜀道平多謝憐  
余絳燈燭一堆蠟淚作盈盈

一身寥落歎飄蓬況是愁中與病中世  
乏蔡邕桐作爨醫亡扁鵲藥無功偏僵  
到老猶如昔詩律於窮還未工孤負清  
明好時節呢喃燕子罵東風  
行遍迴廊倚遍闌兀騰心事淚決瀾流

離怕聽鳩呼婦貧賤驚慚蛙號官爛熟  
人情錢開熱崎嶇世路味辛酸天公生  
我何恩咎一任牛溲馬勃看

平地無風三尺濶阮生青眼向誰看鴻  
毛性命貧兼病湯鑊奇刑飢與寒攘臂  
下車搏虎易折腰奉檄拜官難終南捷  
徑知何處好着羊裘把釣竿

不堪顛顛門緇塵強學模稜意未真萬

却難消性傲骨一錢不值是孤身煙飛  
霧散當年事驚惱花愁此日春欲寄家  
書詢妻子宵來惡夢太驚人

僵尸

家姑丈周鳴若少府幾嘗言乾隆乙酉夏有  
友錢唐陸筱飲飛讀書半山寺因往訪之值  
月夜同登山亭玩月見山下一老人行于上  
山漸近亭月光朗照乃白毛僵尸急共奔避

入寺鳴鐘鼓集衆僧堵禦山門僵尸雖猛力  
推撞門堅不能進雞鳴而去次日見門杌指  
痕深入寸許是秋筱飲發解僵尸竟不畏解  
元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

邦弼

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

氏奸而橫侵其鄉鄭氏產撤爲己室惟存嘉  
木一株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於庭指樹忽

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  
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  
家罄室售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 金鳳兮

余表甥金鳳兮

慧悟

頑悟異常九歲卽能背

誦四書五經有神童之目一日忽稱見鬼驚  
避跌倒家人扶起雖未傷稍覺呆瞪从此一  
字不識再受學僅中入資矣岐黃家言人之

記性在腦幼尚未滿一經跌仆驚搖故不能  
記抑遇宿世冤鬼褫其魄歟

### 鴉片鬼

粵俗嗜吸鴉片烟婦人穉子鮮不結習官爲  
嚴禁莫能稍止蓋初則學時賣富久卽戀而  
莫釋名曰上引雖貧無立錫甘不作饔飧計  
必先市吸謂過引否則垂涕流涎四肢疲軟  
有如病廢宋小巖觀察高廉時余戚郭亮采

往訪途宿旅店因雨阻留忽見鼠从樑上墮  
地不走戲提其尾置几上仍伏而不去適店  
主人至嘆曰客住此房兩日不吸鴉片鼠無  
過引故墮地耳亮采不信乃携鴉片噴之少  
選疾馳不知所之遂留其烟管鴉片效吸消  
遣至夜分握管假寐聞身畔有呼吸聲回顧  
見一人面白帶青眼落眶內兩脣聳耳骨瘦  
如柴側身捧其烟管斥之滅影知遇鬼急呼



僕從告其狀店主人聞曰無妨鴉片鬼來過  
引弗祟也亮采歸吳述及且曰不知六道輪  
迴鴉片鬼卻从何道余曰無以過引亦是餓  
鬼近來鴉片之興蔓延閩浙江南曾作勸戒  
鴉片啓附

竊聞鴉片乃由外邦以山禽敗肉墊獸頭  
皮埋藏穢穢汚坑歷久成土流越重洋內  
地熬煉爲膏比女禍尤深較鳩蟲更毒一

經沾染輒卽思量足以誘惑痴愚趨迷途  
而不返遂有奸邪興販罔利藪之可漁誑  
狂蕩之徒謂嫖賭能歡娛長夜引憨蠢之  
輩逐希罕以賣弄新時雖有夙仇同嗜亦  
成相契苟非共好聯坐便覺生憎初若振  
刷精神漸就損傷氣血常使有錢呼吸已  
損肩駝背幢幢燈影鬼似其人卒至不繼  
晨昏則流涕垂涎渺渺魂靈人不如鬼鮮

能誕育宗嗣多見夭折天年失業廢時爲  
古道之親朋厭棄傾家蕩產累白頭之父  
母飢寒要知卻病延齡不乏衛生之藥療  
飢解渴更多適口之珍何忍以祖宗汗勞  
齒積之資竟浪拋於尺餘竹管絕不顧子  
孫仰事俯蓄之計任消磨於一盞油檠休  
言有引難除摠是除之不力並非無藥可  
救當知救死不遑慎輕墮陷馬之坑亟鑒

彼前車之戒仰祈 明哲俯采蒺藺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幸甚幸甚吳縣朱海謹啓  
討命鬼

大抵市儈之徒言而無信小人行徑相率爲  
常有王四者綽號轉身王人與借貸謀事無  
不應而無一諧吳俗謂事不果曰黃蓋取雌  
黃之義以其一轉身之頃卽異前言遂借黃  
字同音以稱其姓嘗有戚羨其善居貨千里

奔投乞其代權予母凡所居貨得利者歸已  
虧本者派戚不久戚乃資罄途窮抑鬱而死  
一夜忽伏地叩頭呼戚名曰我雖哄騙爾財  
何至要畢我命喃喃不止以手自挖其喉逾  
時氣絕吁財命相連臨財豈可苟得哉

夢魂鬥鬼

余伯岳李紹安

堡

辛卯會魁選甘肅會寧令

值回匪蘇四十三跋扈戎服從軍仗劍指揮

匪皆辟易迨大兵會勦殲平後獨卧署齋  
適奚奴捧茗以進見猙獰惡鬼長有丈餘手  
持雙戟主人徒手與鬥大駭呼救噤不出聲  
旋見門至堦下主人身漸長大奪戟刺之鬼  
負戟而去卽在榻睡醒奚奴蠟縮戶側喘吁  
述所見適符夢乃奚奴見其夢寃門鬼耳大  
抵夢寃人之神氣隨之神旺寃大神衰寃小  
故又謂神寃或言人若作虧心事神氣卽衰

虧心多魘魄漸小往往踣地如三寸釘甚至  
如豆曾聞同窗二友一人寢榻一人凭几作  
書見小黑團似蠅非蠅盤旋研上以池水圍  
之黑團四面奔竄良久稍有涸處乃躍出不  
見寐者卽醒言夢遊一所忽遇大水四至幸  
一隅水退方得逃避是黑團乃其夢魘耳公  
秉性剛直略不媿阿仕有政聲其神魘宜大  
耳

養賢院

韓雲集明經

穀穎

言普濟堂育嬰堂收養孤

貧老幼各省皆有聞滄洲又有養賢院端恤  
瞽者相傳昔有選人在滄洲資斧罄盡告貸  
無門旅食不繼將投河自盡突遇瞽者止之  
邀至其家出窖藏金玉器數件以助其行選  
人赴京得官越數年洊陞太守引

見自贖千金來報至則屋宇毫無荒隙累



以其姓名年貌所遇之處遍訪土人有叟八十餘云是處从無廬舍止某氏祖塋少時每見有瞽者來祭後瞽者死附葬於此久已闕絕墓荒殆遇鬼以殉葬物相贈耶因瞽貌姓氏言似脗合遂修其墓并設養瞽院捐金置產山州通詳立案責成吏日主管收恤院有碑記不言遇鬼避荒誕也嘻此人不忌德不諱窮困與淮陰報漂母何如哉

# 鬼客人

上海李念舍觀察心耕言其尊公柳溪太守

官西曹時私第在保安寺街有記室周君暑  
病昏憤忽呼僕曰某客來何不奉茶旋聽作  
兩人口音喃喃問答所言某客已死數日觀  
察潛燃爆竹拋擲床前周君大聲呵斥誰逐  
佳客時觀察之太恭人在內齋檐下納涼忽  
見一人从塞門旁竄入頭戴緯帽兩目豎生

目光閃閃遠趨牆陰亟呼婢媼查視毫無踪  
影想卽周君鬼客爲爆竹驚而迷路也

### 飲恨鬼

周道如旭言有友某諱其姓氏里門主申韓  
噪聲油幄某邑宰倚藉如左右手一夜忽有  
艷婦至齋間坐爲之踟躕退避次夜復來詢  
爲何人云名綠娘某大駭急促其去蓋知綠  
娘乃居停新納寵妾恐再牽纏釀禍明晨托

故辭館主人力留甚言君必欲去我先解組  
不得已以綠娘屢來直告主人不信言卧房  
距齋十餘門戶萬不能至且每夕伴寢無頃  
刻離某曰惟恐今夜又來故先束裝奉別豈  
敢造誣宰因囑其暫避他所向綠娘僞托公  
出匿某齋中迨二更人靜果有豔婦至見宰  
泣訴曰妾名某生前拒姦死例得請

旌同鄉某時在妾本縣幕乃辦和姦陰使賂

妾婢媼供露姦自盡不惟強凌者漏網妾受  
汚名飲恨二十年千里相尋欲其招尤歸里  
使自陳根柢俾通鄉咸知妾貞方畢其命彼  
既辭館叩乞勿留宰詰何以冒認綠娘玷其  
名節則曰綠娘生前爲妾本縣僉押官疑拒  
姦曾使出外密訪彼竟淹滯挾斜數日曲順  
幕友意顛預反命以是嫌隙耳泣求再四倏  
滅地下某旋來齋探問宰躊躇不語疑含愠

他變復辭卽厚贈遣人送歸抵家在門外卽發狂癲悉如鬼語自陳解腰帶套頸未勒而死

溺器上觀書削祿

山西劉

戡

少有神童之目九歲遊庠中年猶

是青衿恒怨先世有遺行不應于孫顯達孤負其才一夜故父忽現形曰兒當舉播雞林位列清華之選乃於大便時溺器上觀書褻

瀆聖賢削奪福祿杭州余太史名集者亦犯  
此愆幸命註祿厚尚不失爲庶常爾再怨尤  
必增罪戾倏不見昨歲劉襄禮來訪余秋室  
太史問知果嘗臨溺觀書大哭而去余每觀  
書至不忍釋卷適下急亦攜登溺器不知福  
命如何能免削盡餘愆否爲之惴惴

鬼見怕

虎牙俗名鬼見愁又名鬼見怕謂能辟鬼兒

童佩之陳佛菴一貧徹骨開門授徒以苟活而族人親友慮或借貸輒遠避之其友某二子各爲鬼憑索餉祀無厭佛菴家有虎牙因攜以贈鬼已先知商曰陳佛菴來奈何正愁閒閨人已將佛菴拒去留其虎牙進鬼遽奪牙擊碎曰活虎會吃人不會吃鬼死虎牙好騙人不能嚇鬼佛菴迂而長厚不自知其避已故閨人拒不納次日復來探問鬼又預愁



其友因鬼畏佛菴特邀進二子見鬼踉蹌遁去迨佛菴歸鬼復來再邀佛菴往鬼又去歸後仍又來人往鬼去人歸鬼來如是數日佛菴恐生徒廢學邀亦不往鬼竟無忌可知貧士真是鬼見愁鬼見怕虎牙豈敢竊冒其名哉或言貧士榜門退鬼不得其財必得其食乃大好生涯焉用課徒隆臧孫王之尊號吾知貧士多廉不肯奪鬼酒食果已口腹寧舌

耕耳

鄭子由

鄭子由逸其名能書索者非厚餽潤筆不得一字且高自位置必使人奔走敦促而後與金閭市猶以耳爲目互相推重多有受業其門名益噪價愈昂以此起家死後半載其友某夜過葑涇之郊忽遇子由開一字館把臂道契濶子由感頽惋悼言數月無人索書第

迫迫于餒腹語次來一長鬚草履短褐持布  
帘乞書黃泉第一酒家子山索潤筆給一無  
字大錢請益再四鬚怒叱曰鄭字匠毋作僞  
急赴此錢買麥餅療飢好其友見而訝異取  
視錢乃紙鑿一孔駭叫見鬼子由與鬚俱滅  
乃身立荒部並無廬舍字館噫貧士賣文賣  
字固亦不傷雅道若必孳孳爲利貪饕無厭  
有如市井即使起家一棺戢身萬事都已誰

爲輦金入其壙穴逮爲黃泉酒帘猶復錙銖  
是較衣冠貽字匠之請愈愚愈鄙哀哉

陰惡墮犬

余戚陶蘭坡二尹禮言某甲守父成業家日  
饒裕一鄉以爲肖子死後子見二隸押甲縲  
綫而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  
重富欺貧絕情忘義周親世誼一至困乏先  
戒聞者來卽拒却凡有作爲一味取巧功歸

於已咎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謂犬最欺貧  
飼之則搖尾效媚拂之則反噬無情今將墮  
爲西隣白蹄黃犬愿爾勿惜家財廣行陰隲  
以贖我愆亦資爾福嗚嗚而去越日果見隣  
有黃犬四蹄全白心動取以畜之終歲不吠  
人其悔前生過惡歟吁遲矣晚矣耳未豎生  
毛未戢休何不思遷善也

妄妄錄卷十

目錄

王四姐

致富祕囊

巫女關亡

白衣冠者

鬼義僕

財色亡命

轉輪王殿下見卒

引魂童子

張生

老鉄嘴

婁縣尉

畫鬼

吃銅龜

悍婦孽報

高僧奪舍

照心袍

後身應誓

鬼嘆氣

干忠肅公祠中鬼

蘇小山

李無塵

中街路鬼



挽怕其縊鬼

鬼歎談詩

唱歌鬼

戀夫爲娼免墮落

江寧郡署鬼

鳴鬼

節婦貞魂

殺頭鬼

錫紙銀

昌失鬼

蓬頭鬼

妄妄錄卷十

吳縣蕉圃朱海著

王四姐

虎邱山有井曰憨憨泉其水清冽旱不涸雨  
不溢虎邱之一勝也嘗有遊人憩坐井闌悞  
墮手帕於井垂釣無聞釣之見水影中一少  
女雲鬟霧鬢螭首蛾眉踞齒而笑雙鬢生妍  
紅袂半掩其耳露玉纖金甲三寸餘妖冶絕

世雖知溺鬼誘人然見此艷色神魂恍惚不  
可自支適同遊者邀玩龍舟始棄而走亦未  
告人所見行至山寺門外忽見一女彷彿井  
中窈窕在小樓倚窗盼望素知樓係狹斜某  
家遂私往厯觀羣妓則無前女述所見倚樓  
狀鵲兒曰以若所云則光景似老身外甥女  
王四姐也四姐爲某豪妾見逐於妻留老身  
家數日卽投慈慈泉死今一月餘矣空樓局

鑰窗且塵封誰人啟而倚望迨見鬼耶不信  
開樓與視果殘香賸粉零落妝奩遺挂猶存  
蠅蚋在戶大駭而去

致富秘囊

江浙間婦祀五聖商賈詣廟祈禱稱貸具資  
豕卽饋裕愚者惑之香火日盛有馮士美者  
謂稱貸於神後日神收債子孫更窮困庭設  
五聖位晨夕叩祝但求致富術親友笑之摘

錄小說家游戲語成書一卷名曰致富秘囊  
私置神位香案下焉次日得之喜求之有驗  
也書中首摘沈蕢漁廣文諧鐸鄙夫訓世先  
泊外五賊眼耳鼻舌身爲求富綱領曰眼好  
視美色嬌妻艷妾非金屋不能貯但出數貫  
錢買醜嬖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  
樂部非金錢不能給但登樂遊原聽秧歌亦  
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無非受鼻之

累但閉而不聞其香終日卧馬糞堆亦且快  
意致山珍羅海錯則又受舌之欺食而不辨  
其味終日噉酸齏粥未嘗不飽至塊然一身  
爲禍更烈夏則細葛冬則重裘不過他人美  
觀破却自己血鈔但遵皇古之制剪葉爲衣  
結草爲冠自頂至踵不費一錢繼除內五賊  
仁義禮智信曰仁爲首禍博施濟衆堯舜猶  
病須神前立誓死不妄行一善省却許多揮

霍匹夫仗義破產傾家亦復自苦何如見利則忘落得一生受用至禮尚往來獻縞贈紵古人太不憚煩俾來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知慧爲造物所忌必至空乏其身只須一味混沌便可長保庸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使天下知其失信省彼造門而請其餘借雞抱卵糶穀買絲養子學優得女賣咲綱領條目共有二十餘



章馮以書晝夜揣摩三五日後豁然大悟曰  
但以內外五賊勇猛芟除不患功行不臻精  
進况我平生不愛臉不好名不惜廉恥不顧  
笑罵早具富翁品格今又得此潛修求百萬  
之富直易於反掌若辟穀治生抱雞養鴨特  
其餘緒且陳腐膚詞耳踊躍歡喜間忽見蓋  
襖窮鬼數十輩齊來拉之曰我等餐風吸露  
數百年無一致小康者君得致富祕囊當不

亞陶朱公也各餽紙錢爲賀馮曰吾生人安  
用此鬼曰爾無四端五常尙自詡爲人乎衆  
起擲揄之馮駭仆而貪疾成痼至今猶以致  
富秘囊奉爲神賜鴻寶不自知好事者摘錄  
舊語侮之也

### 巫女關亡

吳俗有巫女曰關亡者民遇患病或追念已  
死骨肉使其關攝亡者魂與叙語一切事其

術巫女赫香以亡者姓名禱城隍卽自訶欠  
不止伏案良久起與所親語若父母之於子  
女妻妾兄弟及疎遠戚屬稱謂恒脗合所親  
與之涕泣訊答畢仍伏案謂亡者已去再詰  
前語荅不知也而所關亡者魂有至有不至  
其不至者則謂亡鬼罪重大抵多誘惑事有  
某婦夫出商途中僱盜叛畏刑不敢辯遂論  
伏誅婦聞而冤之免巫關夫魂不至繼關其

翁乃涕泣告曰爾夫於某日所作事汝勸諫  
不聽竟自妄行冥司議絕嗣因汝事姑孝不  
欲使孝婦死後故借盜口誤扳大辟其身以  
彰國憲如此不肖子殊不足卹也婦爲悚然  
曰悔吾當日不死我死彼卽不能行此事矣  
號咷伏地良久而歸人詰訊之不肯告乃知  
絕嗣之報甚於大辟雖絕嗣之罪孝可格天  
以挽巫女關亡竟非無鬼

白衣冠者

陳緣邯鄲挾瑟倡也與里中汪生起鳳有齒  
臂盟誓以嫁娶迫陳緣艷名四播豪華貴介  
傾倒一時鴟母遂居奇貨錢樹子欲日搖十  
萬錢而汪生數椽老屋已鬻作纏頭贈子身  
依隣媪餬口不給至則空拳鴟母拒於門外  
汪生雖愧恧而心旌搖搖恒不自覺趾復蹴  
其閭也屢被詬詈含恥吞聲竊冀再見玉人

顏色乃咫尺天涯往數十次咳嗽且不可聞  
蓋陳綠曩者聲名未噪猶有小兒女天稟真  
性故嚙臂許嫁是時綺羅習久黃金糞土少  
年公子日侍妝臺汪生鬚鬢黧腐秀才衣敝  
履穿固早厭棄之矣旣而汪生情益痴晨夕  
走伺一日至半夜陳綠門已扃汪猶忍飢耐  
寒從門隙窺熒熒燈影聽守門老龜鼾聲作  
雷吼適有司巡邏宵小見而疑以盜汪生不

敢自白竟脫禪受杖至於血肉淋漓歸家忿  
病兩日而死汪生不自知也負痛復至陳綠  
家直達其寢見綠方卸妝跪持其足綠見而  
罵汪生遽大哭床上客驚起將曳以毆忽不  
見寢門已閉搜括四隅並無踪跡客大怖卽  
皇皇歸去汪生之魂畏毆竄出適遇一白衣  
冠者坐巷隅嗚嗚掩袖泣汪生正忿焰中燒  
見此哀泣腸裂肝迸復放聲號咷白衣冠者

鬻袂而問告以故爲之不平慨然曰子速歸  
吾往畢其命飄忽而去汪因怏怏返初汪生  
受杖歸慘痛萬狀卧榻不起隣媼憐其孤子  
攜蔴紵紡績床下時與米漿飲後見生死乃  
局其室半夜復聞呼楚聲始知其返魂而陳  
緣與客搜生不見亦悚惕客去獨寐卽自經  
於床人謂其鍾情殊不知白衣冠者使其然  
也夫陳緣負盟不必業鏡臺前照其肝膽方



汪生魂持其足一見而罵心可知矣俗傳無常鬼穿白衣冠善哭不意見不平事乃冥冥負俠氣

鬼義僕

上舍盛鶴汀涵潢嘉定人其先世有廝養僕羅斌依主三世而嗣絕念其貧苦終身憫憐無祀歲時伏臘祭祖畢另置一杯羹於階下然帑錢給之後鶴汀有嫂少寡貧無自存子

二讀書外塾嫂中夜勤紡紆常恐修脯不給  
一日聞戶外紡車響疑潛宵小秉燭視之無  
跡次日則見絮紡三五斤矣嘗病不能炊幼  
女嗷嗷待哺力疾往執爨又見黃梁已熟於  
釜自此時或見形僕之婦媳子女炊米汲水  
辟繮紡絮中外無間家計由此稍裕心啣其  
德乃慮兒輩驚祝勿見形然紡織之聲恒不  
絕今二子俱爲名諸生食廩娶佳嬪板輿侍

母一庭怡然僕固有力於其間也鶴汀少時  
投親北上嘗遇盜於臨清道中忽覺羊角風  
起燈光頓淡如燐羣盜以是竄跡想亦僕爲  
禦之耳客歲鶴汀在吳之泗洲寺齋醮祝其  
尊公真壽見其設義僕羅斌家口位因具告  
余嗟夫羅斌以一杯羹之祭鬼矣而猶舉家  
報其主成寡婦之節禦少主於盜若今之所  
謂蒼頭紀綱食主之食衣主之衣一旦官罷

家落其不竊負而逃或從而欺侮其主則必  
舍此而去久矣顧安能不怠厥志與主三歲  
食貧耶示浦孫湘雲見龍貧才逞狂見丐教  
犬口啣藤簾雙足伏地乞於市則再拜其犬  
出百錢餽之曰此患難交也至村舍農家之  
犬以衣冠爲怪見而吠之則復再拜曰不趨  
勢不慕富正是我輩此又憤世疾俗非徒惡  
諱而已

財色亡命

長洲諸生尤敬庭

世綸

博學宏詞西堂先生

之文孫淹通經史蒐覽百家年七十餘掩卷  
誦離騷猶能倒讀所著作刻意於古以是文  
不售主司老死潦倒一青衿家綦貧居葑涇  
西堂先生之遺宅

御賜鶴栖堂中蕭然不蔽風雨授生徒餬口  
恒無僭石儲盡日鉛黃斐几間不改其樂親

故來往從未以貧故言一錢彭芝庭尙書目  
爲今之古人與余爲忘年交常載酒問字會  
言其早歲讀書南禪寺時寺宇荒廢榛莽四  
圍陰雨晦冥鬼聲達旦寓齋比舍有軒三楹  
頗幽潔一人賃居未幾病頭痛死後復居一  
人病心痛死越數日一壯夫來僦其居半夜  
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爲凶宅得賤值賃之  
卽攜槩書於其中夜分忽有叩扉聲啟視

則有少女妖冶眩目進而褻衽詆所來曰妾  
鄰姬也見妬於妻常苦鞭撻知君無室不羞  
汜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巾櫛旣正拒之且  
疊疊誨誠以女倦留盛氣訶斥而去次夜門  
未閉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丈夫盜得  
主人鏹奉以爲壽但請設方晷脫羅網又拒  
之且以金擲棄門外謂曰書生不解預人閨  
閭事毋饒舌乘女門外取金卽扃戶回視女

仍在室化一醜鬼爭梅踞床曰我實鬼也得  
神仙術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  
色誘餌之爾便心如木石不可誘我豈不能  
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攪惶窘遂以  
案上書亂擊之卽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  
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黃毛中有司火之始  
知向之頭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噫念  
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亡命也



轉輸王殿下鬼卒

杭州王升者幼爲卑田院乞兒有某太常僕  
撫爲子遂粗識字貌陋而跛顧好修飾晨夕  
盥沐薰香強學蛾媚太常有佻薄子喜龍陽  
拉以寢烏道雖已開徑而兩峯夾聳甚高尤  
覺深溝狹塹且黃龍府潮水汪洋汗滿簞席  
遂棄之同供役者多鮮衣華服王以不得公  
子歡終歲布葛襤褸一日竊聞聊齋志異陵

陽十王殿陸判爲朱爾旦妻易首事遂涉冥  
想繼登吳山東嶽廟見所塑赤髯紫面武判  
再拜而祝曰富貴貧賤相貌各殊我何不辰  
生此寒賤骨格面目可憎遂爲僕役亦不得  
主人懽陵陽陸判能易人首婦者改妍君旣  
爲十王判定亦如陸公肯爲我脫皮換骨得  
一好面目見悅於人當然錕酌獻祝畢怏怏  
歸家中夜無寐忽見二人來曰我轉輸王殿

下鬼卒陽間六道輪迴皆王爲定相凡富貴  
貧賤之眼耳鼻舌身妍媸村尙有億千萬貯  
于庫吾輩司其鑰如王命與其皮毛筋骨子  
欲易相彼老聶判耿介不苟合未可與謀此  
事但能惠冥錫十萬我當與易張六郎貌似  
蓮花之面益以祝駝之佞口昭王被青鳳毛  
裘之肩背益以謝東山呼盧喝雉之手何曾  
一食萬錢之腹益以淳于髡能飲一石之酒

量隋煬御太平如意車之足益以荀令座中  
三日猶香之體董賢張麗華輩玉樹後庭之  
賢益以漢武溫柔鄉占三千粉黛之陽勢子  
得此豈惟見悅于人衣文綉鑒珍羞且咄咄  
富貴享受佚樂雖王侯不能兼盡也王升大  
喜曰果如此真鏹十萬奚足以酌盛德行將  
歲時祭祀子卽爲我易之荅曰世多輕諾寡  
信得魚忘筌須惠而易之王升恐受其欺執

不可鬼卒拂衣去王以告於友善者僉曰惜乎鬼神定不欺人奈何概以不肖之心輕度想爾無此福命乃至坐失機緣耳因大悔再往禱之前卒渺不復見遂病瘳余聞而笑曰比來冥鑑價倍蓰乃多易好面目好後庭所致耶湯蓉江曰想當然耳果有是鬼具此神通我亦拚費萬陌紙錢只欲易彼石季倫郭汾陽富貴命耳

引魂童子

吳俗僧道度亡每紮紙狀人曰引魂童子揖  
召亡魂沐浴度橋作諸法事先叔祖立符公  
諱士敏少負奇才善琴工古文辭以曾大父  
喪哭失明遂不取室而目已雙瞽尙能作擘  
窠大字挺然洒落有出塵之致尤好黃庭內  
典依先大夫居怡然斗室別有天地年六十  
八自誦金剛經已有四千餘部忽日夜勤誦

先大夫因其病咯血恒勸止之答曰六月初三日當與世別急須滿一藏五千四十八部耳有隣叟金南建與公交最厚乃倩代誦之至期猶未滿數是時余八歲嘗依公牀下聽公講孝經一日見公獨向床隅噉噉作問答語訊之不荅疑有人在夾幕搜尋之公以余大訶後私謂先大夫曰王大信已來三五日吾以金經誦未滿愿囑渠稍待於十五日去

戒銀郎字乳毋來攪渠已遭其窘甚詢王大  
信爲何人乃曰引魂童子迨十四日經旣誦  
滿公遯先大夫作竟夜譚天將明命僮僕內  
外焚香燃燭每戶闕間置清水一盃訖自起  
易衣履而卧頭方抵枕已逝初戒家人臨終  
時勿遽哭各誦彌陀藥師如來寶號因如其  
言惜余未見童子作何狀并未知公生天光  
景耳悲夫轉眴三十年矣雙親見背三徑就



荒一事無成頭顱漸老飄蓬異路妻子分飛  
回憶童時恍驚惡夢而白雲冉冉我恨悠悠  
擱筆傷心挑燈顧影不覺淚彈三指

張生

張思蓼

岫瞻

居吳之鸚哥巷少年丰秀羣呼

爲張生每出婦女流盼有潘安載果之名顧  
自莊重轉爲羞澁行必低頭不敢邪睨嘗遊  
春支硎山麓途遇一垂髫少女穿杏花衫子

二二  
一  
二  
一  
卑輕棉半臂綠珠梅邊繫百合香串於雙葡萄紐拖地研綾褰露弓鞋三寸濃眉細眼耳畔披香雲雙絡薄施脂粉風韵宜人扶赤脚婢憇倚柳下若有所待兩目相注生爲神蕩呆立道左俟其去三五步始躡而尾之行半里許稍縱步相距咫尺女忽撲蝴蝶迴身金紈羅幌拂暑生袂女兀咲張生情不自持遂與自成信步隨行恒恐女有父兄繼至過里

許夕陽倚山暮靄漸生林表遊人匆促歸計  
接踵下山女忽從小徑走斜眸嬌睇生魂魄  
飛搖俟行人稍隙乘間亦出徑跡之見女進  
一舍有老嫗迎入誼咲之聲延戶外方躡索  
墻下怊悵玉杵難尋咫尺巫山恍隔三千弱  
水同遊者遙望生誤走入墟莽呼之不應亦  
奔小徑來見生徘徊丙舍外若有窺伺神恟  
恟欲痴急拉以歸家人詰得其故服宸砂懸

寶鏡療治半月而安

老鉄嘴

山西某富甲一郡昔

朝廷開川運例將以資爲官途過一小招提  
門首粘三尺帟書老鉄嘴善相富貴遂下車  
訪之聞然空宇返走至佛殿上見一人坐門  
坎訊之卽老鉄嘴因問相其人諦視良久曰  
額間清氣深入肌膚本宜翰苑蜚聲然隱作

餓紋不免凍餒幸遍體俗骨五官俱濁臉蓋  
犬毛背生牛脊但使一丁不識便可富有銅  
山問以援例求官功名可否顯達答曰財旺  
生官雖天道常理但麀頭鼠目觀瞻豈足爲  
民上者顧妄求耶翁聞之大怒掌其頰倏滅  
地下訛問土人老鉄嘴已死半月迨抵京捐  
例已停止又惜資捐空街解嘲僅納粟爲監  
生歸比語支鏡軒明府鑑言老鉄嘴乃其梓

鄉文水人忘其姓字論相不諛以淹蹇死其  
直談忤客至死不變誠不負老銖嘴之名也

婁縣尉

劉又眉 近山紹興山陰人幼嘗獨行山中忽  
有巨石崩下礫礫之聲甚疾路狹難避正倉  
遽間聞山頭有言勿傷婁縣典史石乃爲虬  
蘿糾止幸無所損後又眉供事部曹得職果  
如其官噫一命之榮鬼神器重如此乃有卒

爲汚吏猷絕天人其自暴自棄良可慨也

### 畫鬼

余戚章青仕

穎選

嘗謂余其隣某家壁懸鍾

馮嫁妹圖衆鬼供役執鞭扶輦羅列前後其  
兒常以畫中鬼呼爲大哥二哥以數排之得  
十三哥有果餌必奠於畫前如是年餘值元  
宵兒童騎紙馬燈共嬉是兒馳驟河干將顛  
入河忽見一鬼狀如畫中大哥扶掖以免羣

兒見鬼驚哭鬼卽滅影噫世有訂金蘭聯宗  
譜卒至凶終隙末顛危不扶持而且排擠之  
能無愧於此鬼歟

吃銅龜

家秋濤潮春日遊山於甌李藜中見金色虫  
二形如金錢龜其一稍異而小狀分雌雄齊  
撲落衣上卽伏鈕扣盤旋唧噉以指撩撥亦  
不去遂攜以歸取放几上其殼乃能分奮作



雙翼揚翅覺有穢氣若人病狐臭全飛至硯  
旁水池又伏銅鈔對嚙撿揆不動次日猶未  
去欲飼之不知宜用何物見鈕扣銅鈔均被  
嚙損知其善吃銅也乃以小木盤取錢鋪其  
底而盛之虫左吮右咋似覺口小錢多不能  
一時盡歸其腹咲而置之齋中一夜有小奚  
奴假寐榻上恍見男女二人東步西走心甚  
駭異見女頗有姿淫心頓熾乘女走近榻畔

伸手捻其褰帶女卽瞋眼匿咲登榻偃抱見男忽縮小進木盤中去心又恇怯大叫女隨下榻縮小老蒼頭聞叫奔至述愬前狀初疑爲妄審視盤中止一大虫嚙錢如常其小者爲蒼頭踉蹌入門踏死榻前覺有異竝委棄之家秋濤曰此不知是吃銅精抑是吃銅鬼余曰真形似龜雌又淫奔還是吃銅龜耳

悍婦孽報

臺灣鎮某總戎有僕福州李二娶妻張氏亦  
小家女李二科歛刻薄頗有家遂畜童婢張  
氏驕悍酷虐鞭撻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兩  
婢稍不如意撲責至數百疑李二私嬖下體  
祿以非刑日給一盂粥飢凍不可忍屢欲逃  
竄以鍊鎖之李二不能禁相繼磨滅死未幾  
張氏因所歡遠客積思病瘵恍惚見二婢索  
命而死後年餘張氏見夢於李二曰我爲婢

訟冥王罰墮爲牛明日市有牛販牽一白項  
犢可買歸免我將來烹宰不卽嚙殺汝醒而  
異之次日市中果遇牛販帶一犢白項欲不  
買犢卽咆哮奔逐李懼因購歸畜之後圃放  
逸不治耕常奔與隣牛媾且飼必飯與以草  
卽踐踏門窗器皿隣人有挾李二刻薄積怨  
者隱知其故用毒藥飼之李二以牛藁葬復  
竊剥其皮嗟夫死墮畜道故惡不悛卒不免

於屠割之慘可不悔懼

高僧奪舍

錢唐王翁逸其名家雖貧而樂善不倦年五十猶無子里人有伯道之嘆清明掃墓歸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謂曰我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福田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卽不見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卽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

有戚官部曹留之邸一日忽語其戚曰吾鏡  
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豔少年  
登科又未盡華富之慕尙須兩世墮落明日  
吾當托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父書囑戚  
寄歸其畧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  
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  
兒孫乃父母真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  
寺僧茶話平兒卽僧也兒與父談甚治心念

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  
遂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  
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相  
視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云云戚勸慰之  
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間轉生何處曰卽  
順承門外姚姓明日鼻垂雙柱而逝旣而訪  
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甲里閭亦爆  
慨好施晚年方得此子異哉貧而樂善不勤

富而慷慨好施何患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照心袍

刑部司獄謝明軒啟濬言有與豪強訟理直弗伸不勝其憤中夜搗索抵豪門結纆欲縊忽見其父慰曰痴兒何自苦也人可欺神不肯欺人有党神則無党冥中業鏡臺外更有照心袍如人間一口鑑之樣以袍罩體一生



曖昧虧心之事無不自吐迨彼惡貫滿盈穀  
鯨閻羅殿擇今日之屈自伸勿遽急也言畢  
解其纆而去嗚呼昧已瞞心党羽阿私左袒  
陰謀詭筭人鬼叵測其奸弱肉強吞縱橫如  
志薰天銅臭無不陷於機穽之中殊不想及  
閻老有業鏡臺照心袍不得絲毫逃遁遮飾  
以至吾佛慈悲亦不能使無間地獄暫有空  
時哀哉

後身應誓

余戚郭鳳崗嘗爲某甲負債千金持券往索  
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  
崗知醉酒竊券也乃誓曰吾雖失券若債已  
收而復索世世妻女再醮甲亦誓負則妻爲  
娼以償之由是債卽已月餘甲妻死不復繼  
娶知其事者以爲天道無知漏網娼報逾十  
餘年鳳崗薄遊白門適有妓梨雲者豔名噪

譽爲烟花冠軍烏衣公子曰拜石榴裙下鳳  
崗一見傾倒互相愛悅梨雲絕不以潘郎髻  
綠爲嫌卽出私蓄千金密贈之約向鶻兒買  
爲妾鶻以爲錢樹子執不肯梨雲遽無疾逝  
鳳崗懊喪卽以贈金營窰空封阡樹碣極其  
美煥一夜忽見梨雲來謝曰兒家某甲妻之  
後身也所蓄纏頭原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  
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不見嘻古人

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  
文過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昭合倖免今  
世不免後身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  
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乃速甲妻死以  
其後身應娼償之誓彼蒼者天豈憤憤哉

鬼嘆氣

孔銘齋孝廉

傳經

謁琅中丞來抗因聯舊雨

於西湖言及家鄉某甲重利俾剝千金得一

別墅樓臺亭榭池沼峯巒畢備而逶迤花徑  
曲折藥欄尤極點綴幽趣價值鉅萬居後常  
聞舊主鬼嘆息聲延元妙觀李道士步罡驅  
靖道士曰難驅只可戒爾子切勿借人利債  
免得自又嘆氣可矣此言與王大痴謂姚三  
老賤值所得園林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  
戒子孫無可奈何時不宜賤售絕似惜某甲  
不及姚三老尙悟空與兒孫作馬牛也

于忠肅公祠中鬼

鄭蓮峰 國梁 江山縣諸生本素封父爲仇陷  
傾家并干連褫衿遂習申韓術餽邑方性抗  
爽恃才傲物每遭排擠屢至困窮言於壬子  
秋赴于忠肅公祠祈夢以卜終身休咎祠中  
遇一叟頗淹蹇落莫謂曰君身無媚骨項有  
強筋不合時宜奚免艱苦蓮峯曰媚骨云何  
荅曰古今優伶妓妾僕隸小人諂佞柔媚無

不鮮衣美食利有攸往得取悅于當時享用  
一生留艷名於身後舉世無不愛憐皆有媚  
骨也媚之時義大矣哉語未竟適起溺叟卽  
不見是夜反側不成寐次早詢祠中並無是  
叟或言每遇鄉試忠肅公入闈監臨祈夢者  
輒不得未知所遇何鬼余謂此鬼淹蹇落莫  
當是有強筋無媚骨者也

蘇小小

姚雲亭

公燮

工詩精篆刻字仿董香光惜涼

倒文場至今猶困諸生也比日來遊西湖寓

漱石居戲扶乩其降壇曰舊埋香處草離離

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吊古幽魂腸

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

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知爲

蘇小小因問仙姬生長南齊何以亦能七律

乩曰性靈不泯與世俗推移如釋迦不解華



言今且解駢體疏文矣又問尙能他体否卽  
書子夜歌曰歡來不得來農去不得去懊惱  
石尤風一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  
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結束蛺蝶裙爲  
歡棹舴艑宛轉沿大堤緣波雙照影莫泊荷  
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見  
辯才如此能不石榴裙下三千拜也按蘇小  
墓實在西陵今改名西興轄蕭山縣西冷

之塚後人好事點綴西湖勝蹟小小曾有詩  
曰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此詩亦稱西陵  
夜月可訂附及之

李無塵

吾蘇韓梅坡茂才敏今年來杭游湖見其便  
面自書一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  
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着玲瓏白苧衣  
詢其詩題坡曰此客歲都門扶乩李無塵降

壇詩無塵有題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穉妾鎖  
閉空房流落化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棖  
觸我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  
象之能勿輕買妾亦陰功也按李無塵明末  
名妓祥符人是詩頗雋峭可誦吾曹室有河  
東勿以此言河漢夫降乩之說家香侯茂材  
元蕙每謂才鬼附託借人精氣爲靈並非賢  
聖神仙故能詩者扶乩詩佳善書者扶乩字

好香侯婦無色而賢伉儷分室中年乏子遇  
同儕扶乩主壇爲白香山太傅忽書香侯來  
子與爾言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不下千  
言透徹精微聞諸家未盡香侯時雖心動歸  
仍藐聽後遇乩忽自飛擊其額講孟子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復不下千餘言扶乩者力億  
令小奚奴代扶乩運如飛兩奚奴目不識丁  
始駭神異旋夫婦詣好生一男太傅喜賜資

侯字曰見山子懸筆題贈一聯曰何以利吾  
身未若貧而樂書法峭勁自成一家何利若  
貧四字形勢甚長餘字短小上下適齊龍蟠  
鳳逸不可思議

中街路鬼

吳諺有中街路鬼揀善者迷不知何謂表姊  
倩金旭初曰中街路鬼連清嘉坊昔有二鬼  
分界享民血食中街路鬼饗祭不絕清嘉坊

者經月餒餓因往求其術荅曰余有一繩單  
孩童首卽頭痛身熱其父兄自來祭矣乃請  
假其繩旋單一木工幼徒果卽大呼頭疼身  
發寒熱鬼喜有驗可冀羹飯詎其師以徒偷  
懶詐病怒謂曰我砍破爾頭當自愈持斧詢  
詢而來鬼恐碎其繩急探回徒疼立止竟不  
得饗反告中街路鬼其鬼曰我自擇懦善者  
迷豈可觸窮克極惡者哉造語附會亦足軒

渠而世之詐欺取財者既擇懦善又擇肥而噬其術更勝鬼一籌矣

挽怕其縊鬼

陳樹齋軍門

大用

世襲一等子爵工詩詞書

法趙松雪雍容宏度岳峙淵渟提督松江風清壁壘好賓客輕裘緩帶與諸生雅歌士林目爲祭遵羊祜客歲趨謁酒間言華亭民甲一男乙一女同庚其宅晨夕相嬉適見隣家

娶媳童小無猜輒效交拜台卺兩家父母哄  
而不禁互以新郎新婦戲呼之如是五六年  
稍有知識情好愈篤迨十四歲乙爲媒牙所  
飭以女鬻醮商千金將行男女共縊屋後兩  
面相對互挽二帕堅不可分乃以帕剪斷殮  
棺有司驗屍童男處女後常現形或拍腕唱  
山歌或蒙眼捉迷藏比肩把臂不異生前是  
一鬼也兒女之情夫婦之愛雖無媒妁之言



實有父母之命生非淫蕩死敦義烈宜與合  
葬俾樹生連理塚號鴛鴦亦慰幽魂于地下  
劉荔裳效長恨歌紀其事軍門極賞識惜抄  
稿失去

鬼厭談詩

杭州湧金門外社廟下多泊漁舟比有漁人  
夜深聞祠中人語嘈襍神訶曰何物野鬼敢  
辱文士當答又聞剖訴曰月明人靜幽魂暫

游水次聊解窮愁此二措大刺刺論詩衆皆  
不解歛聞引退則有之未敢觸犯神默然良  
久曰論詩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  
而祠中燐火絡繹而出遙聞吃吃笑聲不已  
適陳默齋騎尉廣寧來語及曰吾輩從此勿  
論詩免貽鬼歛聞也

唱歌鬼

某氏有園地甚遼濶守園者每夜聞鬼唱曰

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  
个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習  
久不以爲異後園主有妾爲大婦妬辱縊于  
樹其衣裙恰如鬼唱殆縊鬼候替先知來代  
之人也

戀夫爲娼免墮落

某甲貧病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薦仇儷  
情曰我去誰爲君治飲食理醫葯且我身資

一盡仍餓奈何莫如爲娼遂與里中年少交  
越數載婦病革絕而復蘇謂其夫曰頃至冥  
司吏言娼女當墮雀鴿以我念念戀夫得托  
生某村某家長爲婢媵相距不遠可常來一  
見旣而訪之果有其家甫生一女相視而笑  
金匱錢嘯樓明經俊選言

江寧邵署鬼

鄭三雲別駕長慈溪人在蘇候補言有戚昔

在江寧郡署兄司批發弟司號籍同室其榻  
一夕弟先睡兄秉燭閱公牘忽有紅衣女子  
拊其案駭呼弟驚醒褰幃而起則見奇鬼  
直前相搏並昏仆次午家人訝其遲起呼之  
不應破扉入視則兄已死弟僅屬一息灌醒  
具述前狀此恐佐理申韓筆墨之間關人生  
死冤讎相尋現形索命當軸者能無時時省  
察

鴨鬼

徐果泉學幹山陰人言德清徐氏宅極宏敞  
御賜修吉堂東複道深邃日光不通黑夜輒  
聞鴨聲軋軋宛如放翁笠澤闌邊燃燭覓尋  
一無所覩值陰雨如霾日間亦或聞之名爲  
鴨鬼

節婦貞魂

吳伊仲翌鳳工詩詞嘗揀選政纂傳是集繼

沈歸愚先生

國朝別裁惜未剗刷且顛躓文場年將四十  
屢荐不售曾言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  
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宰洪  
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  
宰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宰  
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媼  
飄忽進索之不獲宰適夢二媼來謝從祀乃

悟節婦貞魂不寐

殺頭鬼

刑部獄卒楊七與山東偷參者善事發臨刑  
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  
竟負約且記人血醺饅頭可醫癆瘵遂如法  
取血歸奉其戚楊七甫抵家忽兩手扼其喉  
大叫還我血還我銀項刻喉斷而死袁簡齋  
太史續齊諧亦記此事



錫帑鏹

杭之箭橋有賣漿子月夜歸途遇濫褸者拾一破帑鏹欣欣自言曰有財彩還值一分銀用賣漿子咲曰一文錢買得十錠少算錠值一分好容易起家發業濫褸曰不破損還值三分問從何處用言在做處酆都可多多帶來長嘯而滅賣漿子旋病死彌留時索然帑鏹至十萬喜曰今可開典當舖矣夫富有銅

山不能攜寸金于泉下悉買紙鏹歸陰大是  
妙算恐守財虜弗如賣漿子又捨不得耳或  
問靜緣和尙鬼需冥資果否荅云陰陽一體  
似亦不免貨財大約天地造物之心爲世間  
一項生業又藉申慎終追遠之意其言可爲  
儒門致知格物

冒失鬼

王鉄夫茂才

芭孫

言其隣家子爲鬼所憑父

母恐懼已備牲醴將延僧道超度祭享適臈  
月乞丐戴破金冠穿爛蟒衣循鄉讎遺風名  
跳灶王登門討錢鬼驚惶曰神將到速開後  
門容我逃去竟免祟此真冒失鬼未見食面  
余曰少所見多所怪豈乏冒失人哉

### 蓬頭鬼

俗言人目碧色者能視鬼杭之吳山劉道士  
雙瞳碧綠余戲問之荅曰然來遊山者不若

人之多也他日顧余属有小溪奴陳斌年甫  
十五姿色妍麗道士屢矚不置追去與余耳  
語曰有蓬頭鬼似地主衣茜紅衫子裝嬌作  
媚斜睇陳紀若甚愛悅恐爲誘蠱余不信疑  
其文飾屢矚目耳後月餘陳斌肌黃骨瘦弗  
勝勞頓嚴詰之云有蓬頭少女夜夜奔來淫  
嬲嫌其髮蓬稱梳頭嫗去不善妝束以帕包  
裹極是親暱欲拒不能訪諸隣舊有青樓女

不得鴛母歡凌虐死于內因還屬絕之諺云  
鴛兒愛鈔姐兒愛少鬼猶結習不除也